

过去,凡是去过吴淞镇的人,都会留有两个印象:一个是江边视野的开阔,另一个是镇上商业的繁华。我评定其为黄浦江畔第一镇,除了繁华,还有两大理由:如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凡有船从海外或长江驶入上海黄浦江,所见第一镇,必是吴淞;如从规模上来说,沿黄浦江畔尽管有闵行、吴泾等许多镇,但都不及吴淞。吴淞镇东临吴淞口,西濒蕙藻浜,北邻炮台湾,南向张华浜。以我少年时在此读书生活的印象,1960年前后的吴淞,周边除了临江的淞浦路、北面的泰和路、西面的同济路是柏油马路,整个镇上大大小小、纵横交错三十多条街道,都是弹弹路。但其主要街道两边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两层楼房。特别是东西方向的淞兴路、淞市路,南北方向的同泰路、同兴路、裕溪路等,其街面房多是砖木结构而以木质为主的二层楼房,只有三益路等少数私宅为石库门或独立洋房,因而街面都显得十分整齐。

若说其中哪条街最热闹,则非淞兴路莫属。其西起同济路,东至黄浦江,贯穿全镇,长约两里,如把西面的淞兴西路算进去,则约四里长。淞兴路是商业中心,两边商铺林立,鳞次栉比,延绵不断,百货、五金、邮局、书店、文具、银行、粮店、碗店、中药、西药、钟表、家具、洗衣、酱园、鞋帽、自行车行等各种商店一应俱全,大小饭店、饮食店就有十几家,食品糖果店六家,理发店四家,

远去的骆驼

王 蓉

童年跟着奶奶住在乡下,曾看见过驼队。那骆驼比人高,身形硕大却走路极慢,啪嗒啪嗒,穿过老城墙,经过城门洞,悠悠走出城外,走过大片大片的庄稼地,渐行渐远,更远,终于看不见了。我那时还不及骆驼的一条腿高,屏息凝神,能听到隐约的叮叮当当驼铃声,轻盈、悦耳,余音不绝,仿佛远在天边。

来到这荒僻地界拉货驮物的骆驼,都是双峰。夏天似乎来得更多。奶奶提及旧事总忍不住叹气,骆驼可受老罪哩。无论多么酷热的天,它身上穿着与生俱来的皮袄,大块大块的皮肉裸露在外。那皮毛说掉不掉,就那么滴滴吊挂着,好比上海人口中的“痲痢头”,东一片西一块,主人才懒得管呢。

奶奶过冬时穿的老棉裤,都自己动手絮芯子,用的是驼绒,对老寒腿极佳。每年入冬,就有货郎来卖驼绒。这人挑了个竹扁担,不叫也不嚷,手里举个喇叭,这是一种细长颈子的紫铜喇叭,六尺来长,只能发一个音:“哪——”。余音极长,尖锐且刺耳,把人吓一跳。听到这声音,有需要的女人们便走出来,无需议价,因为不论斤,论包卖。一包一包直接包好了的。买一包足够做全家老小的棉衣棉裤。城里人穿驼绒棉裤的好像极少?实在太笨重,行动不便。奶奶把自己的棉裤絮絮好,还剩不少,于是拿来做条驼绒褥子。真厚真暖和。



琴瑟和谐

(中国画) 沈嘉华

闲话吴淞镇

孙琴安

大型百货店三家,照相馆、布店各二家,另有俱乐部、南货店、浴室、杂货店等不胜枚举。每逢礼拜天或节假日,这里更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各家商店人进人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汤包馆香气四溢,“小广东”的菜汤面和各色卤味令人垂涎,“合兴馆”的红烧鲳鱼闻名遐迩。到了春节,尽管许多商店关门度假,但街两边会魔幻般地涌出许多小摊小贩,各种玩具、气球、零食糖果、花生瓜子,乃至打气枪,打弹球,套老爷爷,卖香烟牌子、面罩脸谱、鞭炮年画等摊位,琳琅满目,密密匝匝,延绵二里许。男女老少,特别是孩子们,都穿着新衣服,吃着糖果,成群结伴地穿来穿去。人流拥挤,好在每隔数十米,便有一条横马路,以便分流。从东头的昌北路到西头的西新街,与淞兴路交叉的横马路,达十二条之多。

不过,淞兴路的繁华和“闹猛”,全因码头而兴,而吴淞的码头,全在沿江的淞浦路上,所以,淞浦路便成了吴淞镇勃兴的最重要的一条马路。这条当地人俗称的外马路,东起海滨公园,西至国棉八厂西,全长约四里多,但其码头和商家多集中在吴淞大桥以东的吴淞镇上。据年长者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淞最“闹猛”的是外

马路,到五六十年代,才转到了淞兴路。远的不说,仅以我少年时亲眼所见,淞浦路也足够风光。沿江皆为码头,由东往西依次为:客运码头、黄沙码头、港监码头、水产码头、副食品码头、东昌路码头,另有大桥西面的蔬菜码头。仅二里地光景就排列了六七座码头,真给人以林立之感。最初数东昌路码头最大,以装卸货物为主,里面有一宽阔场地,卸有各种货物。客运码头原先很小,随着吴淞往来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客运量的增大而不断扩建,成了吴淞最大的码头。而在这些码头的岸上,则是大小不一、参差错落的各式商铺了。由于这些商铺多为船客、渔民或码头所需而开,因而商铺的门类与淞兴路很不一样。除了饭店、小吃、烟纸店,这里更多的是铁铺、竹行、石灰行、鱼市场、杠杆店、桐油麻丝店,以及绳索、铁锚、铁链、鱼钩等船上用品商店。深得渔民和船客的欢迎。我小时候看到的打铁店就有四五家,大的铁锚甚至比人还高,有的货栈门口还立有“红头阿三”看门。总而言之,其商业氛围与淞兴路大相径庭。

除了淞兴路与淞浦路,吴淞镇上商家较多的还有淞市路、同兴路 and 同泰路。淞市路处于淞兴与淞浦二路之间,我小时候在此居住过,记得附近有茶馆店、老虎灶、理发店、箱包店、照相馆、烟纸店、

“五天生”是指1979年

9月8日以后经省、市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由教育部备案或审定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区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夜大学和函授大学(分别简称电大、职大、业大、夜大和函大)的毕业生。我是1984年9月进入华师大夜大政教系求学的,1989年6月本科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回想当年我决定报考华师大夜大,其实还是蛮费斟酌的。华师大夜大文科开设中文系、政教系两个专业。据说,那年华师大夜大报考人数和录取率之比堪比当年的高考。

所谓夜大,顾名思义就是晚上上课

香椿树绽芽的时候,也是春天来临的时候,因此在我心中,香椿芽也是春的芽。可不可以说:红红的椿芽,是春天母亲分娩的一个孩子,带着脐血的猩红,在春风春雨裹着的襁褓中,渐长渐大,渐长渐壮,长成了青葱。

这时候的香椿在沸水里一焯,猩红成绿,剁碎切细了,炒鸡蛋好吃,拌豆腐也不错,单独凉拌也不错。缕缕不绝的香椿香,缠于齿,绕于舌,满嘴喷香,推也推不了,挡也挡不住。

香椿的香,说不清,道不明,这种香只有香椿才有。你说得清桂花香吗?说得清油菜花、清水月季、梅花的香吗?你只能说:浓浓的,淡淡的,清清的,幽幽的,或者说绵长的,细细的……花的香味确有差别,且各不相同,但太飘忽,太捉摸不定,很难描摹其具体的情状和味道。

粮店等,其中最大的要数万盛酱园,四开间门面,宽敞大气,后来才知此店创建于1884年,生产的酱油、料酒因质量优秀而饮誉、畅销海内外。同泰路为南北方向,其南端路口有徐鸿盛百货店、顺泰源布店和三阳泰食品店,往北则有制面厂、糖果店、烟纸店、茶铺、自行车行、医院、两月理发店等。渔民船工,出海前喜欢到老虎灶和茶室饮茶歇脚。说到老虎灶,仅吴淞镇上就有十家,如加上淞兴西路等处,可有十四家之多。吴淞镇当年的规模之大与商业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平心而论,吴淞镇的规模与繁华,为沪上罕见,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开埠不久,英、美诸国就看中此地,先修建开通了淞沪铁路,随后又提出将吴淞辟为租界。两江总督刘坤一怕洋人占据吴淞,建议清廷可将吴淞辟为商埠,作为海关分卡。于是,本在清初已日见繁华的吴淞,在“十家三酒店,一日两潮鲜”的基础上,就增多了一次商业发展的机会。再说,吴淞临江濒海,不仅为兵家战略要地、上海的重要门户和关隘,而且又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每天在此进出的人数和物流不可估量。这种人货双流的集散地,很容易形成商机,助推了当地的商业繁荣。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吴淞北依长江口,东临东海,长江送来了大量的淡水鱼,东海送来了无数海产品,使得此镇成为中国稀有的河鲜、海鲜兼营的鱼市场。由于长江口可捕捞的

鱼类多达40余种,山东、浙江、福建渔船和境外远洋轮运来的海鲜不计其数,因此吴淞立刻成为水产品的集散地,同时也成为吴淞商贸的一大亮点。

夜大生

刘 翔

赶赴地处中山北路的华师大校园。晚上8点半放学后,学校附近的几条马路和公交车上人满为患,都是骑自行车与乘坐公交车的夜大生。那些年,华师大后门枣阳路上的大排档是夜大生的“天堂”。夜大生徜徉在美丽的华师大校园内,沉浸在丽娃河畔洋溢的文学氛围,看到校园内张贴的著名学者、作家讲座海报,便会逃课,从政教楼“流窜”到文史楼旁听。那时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求就是这股执着、单纯。

小时候,我家村东头的赵老伯家门前栽有几棵香椿树,笔直挺拔,高高大大,直指天穹,我和小伙伴只能仰而望之,不能也不敢采摘香椿芽(俗称香椿头)。迎春而绽的香椿头,散发出幽幽的香气,丝丝缕缕地沁人心脾,心里馋馋地想:什么时候能吃上一次香椿头,那该多美啊!

长大成人后,在一次去大连的轮船上,第一次吃到了香椿炒蛋,真的是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那个兴奋的样子,难以言表。好吃啊,好香啊,我认为吃到了天下第一美味哩!从此,香椿的香味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和味蕾里了。

似有天意,我居然种上了香椿树。一次,我在小区里散步,在临河的围墙边有一棵亭亭玉

3月9日晚上,一个记者朋友给我发微信,问我什么时候第一次买到金庸作品?噢,原来是到了金大侠的百岁冥诞。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981年的上海书市,买到了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翻印的《书剑恩仇录》。

我们的问答次日发布,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报道,一个老同学马上留言:当时我们一起去书市,买回了《书剑恩仇录》。真是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了当年一起买书的伙伴,还以为自己是“千里独行侠”呢!老同学如今已是影视界的名人,不过我和他见面,依然叫着他的那个“曾用名”,而唯有我这么叫他令他无比适意。

1981年的上海书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市,也是今天上海书展的前身。据《解放日报》当时的报道:第一天入场的读者达七千多人,共销售五万一千余册图书,人均消费7元钱。而那套《书剑恩仇录》(上下册)的定价是2.8元,当年一套两册《三国演义》定价2.3元、一套三册《水浒传》定价3元。对于两个初中生,买下这么一套书真的是要咬咬牙的!在此之前,我买过一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采》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其中除了选刊梁羽生《萍踪侠影》第一回外,还有一篇《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的文章,可以说是给我上了有关新武侠小说的“第一堂课”,于是在书市见到众人抢购《书剑恩仇录》,我不仅自己买,还怂恿同学买。也是那一年,我还买到了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单行本。当初,梁金携手开创武侠创作新天地。待到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位的作品又结伴与内地读者见面,从此刮起了武侠“旋风”!

再见金庸作品,倒也没隔多久。记得是一九八二年初,从报刊门市部买到《武林》杂志当年的第一期,该刊正在连载《射雕英雄传》,这时已经刊发到了第

二回的下半部分,前面的一回半内容是过了一段时间从福州路上海书店期刊部买到重印的《武林》一九八一年的头三期才得以补看的。可惜这个连载只看完了四回就莫名其妙地“刹车”了!那以后,我曾读到过一本《射雕》第五、六回的盗版小册子。胃口吊了好几年,能够痛痛快快地读全书已经是一九八五年的事了!

那时先是看到市面上流行一套七册杂志一般大小的版本,全书所用的字号还不统一,可即便是这么一套现在看来非常简陋的书,竟是无比珍贵!我后来买到的是上海书店发行的有了比较像样封面的两卷本,定价5.6元。打这以后,陆陆续续买到了金庸的其他作品,出版社有福建、浙江、四川、北京、吉林等地的,开本有16开、32开,或横排、或直排,凑起来虽然全乎,但实在像“杂牌军”。

我所拥有的第一套整整齐齐的“金庸作品集”简体字版是经典的一九九四年的北京三联版。在得知出版信息后,我和同事陈兄结伴去巨鹿路的一家小书店各自买了一套,俩人拼了一辆“差头”,把整箱书运回了家,随后是点灯熬油重读了一遍。后来见到三联又出了一套小开本,我瞅着一个特价的机会,花了一百多块,又收了一套。虽然有了两套金庸,还是不保险,如今两套书都有了残缺。而且藏书屡经搬动,现在无论是雕,还是剑,都已踪迹难觅。作为“八一级”金迷,不保存一套完整的金庸,总有点说不过去。

金庸先生仙逝一周年时,朋友老叶弄到几套繁体字版“金庸作品集”,匀了一套给我。我采取“严防死守”策略,至今不拆封,如此当可确保万无一失了吧?

当年上海食品店里,一年四季蛋糕只有精白面粉做的心形白蛋糕和富强面粉做的圆形黑蛋糕两个品种,一块的价格分别为8分和7分加半两粮票。17岁那年我工作了。一天工休时间,7级钳工师傅说要和大家“任一记东道”。接着他居然拿出了四只黑蛋糕,说如果有啥人在2分钟里不用茶叶和着直接吃完其中的两只,不仅不要付钱付粮票,而且另两只也属于赢的那个人的。不过,如果2分钟吃不了,不仅余下的蛋糕属于师傅的,而且还要赔出2角8分和2两粮票!眼见美食,我一下子成了“馋痒虫”:我来吃!谁知,一只蛋糕才吃了两大口,就无论如何都吞咽不下去第三口了,不得已喝了一大口水,和着吃下了口中的蛋糕,当然时间早已超过2分钟了。但我不服气地对师傅说:“那你不喝水,在2分钟里吃得下去吗?”师傅胸有成竹。他把两只蛋糕掰成8小块,分别在手里狠狠地捏起来,直到每小块都缩小到仅为大拇指粗的小段,一个放进嘴里嚼碎后咽下了,一看时钟,2分钟还差15秒呢!虽然这次我“枉东道”输了,但却越加敬佩师傅了。后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生活工作常识、为人处世之道,特别是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也在微信上晒出,立即有几个朋友向我打听从哪里买到了香椿头——人见人爱的香椿头!

又到香椿绽芽时,我去菜市场兜了一圈,不见有售。我问一个熟悉的摊主:“怎么不见香椿头?”摊主说:“你要?明天给你进”。第二天上午,她打来了电话,说进了香椿芽。我去买了两把,当晚做了个香椿炒蛋,晒上微信,附上两句:“有点小贵,两小把71元。愚之见:只有吃到它,才算吃到了春天的味道。”点赞者上百,文友田永昌言:“看图就馋了。”

这是一份春天的馈赠,也许与童年记忆有关,是一种令人难忘的乡愁。

小镇长

安沙里有每年春日里最不辜负一江春水的春宴。请看明日本栏。

春天的味道

责编:郭影

「枉东道」吃蛋糕

马蔺荣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香椿香

赵春华

立立的香椿树,其根部四周长出了几棵小小的香椿,我挖了一棵细如葱管的小香椿,栽在自己的小院里,从此年年有香椿吃。也许你不信,这香椿见风长,见雨长,见太阳长,见月亮长,一年后便茁壮地挺拔于院中了。春天一到,便可一株一株地采摘香椿芽,那是春天一朵一朵的香味呀!

后来,那香椿树长到二楼邻居阳台边上了,影响了邻居生活,只好忍痛砍了!但对香椿的情结总是解不开了。由此,每年香椿上市时,我总是要“上天入地”寻觅它,总要去买上一两把尝尝新。一次,看到有人在微信上晒出了香椿炒蛋,立即打听在哪里买的,知道后开车数公里去那个菜市场一下子把剩下的4把香椿芽全收罗了。炒蛋,拌豆干,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

「枉东道」吃蛋糕